

三十多年来这部小说得到韩国一代又一代人的喜爱，保持着经久不衰的魅力

裸木

〔韩〕朴婉绪 著 金莲兰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I312.64/12+1

2007

裸木

〔韩〕朴婉绪 著 金莲兰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裸木/(韩)朴婉绪著;金莲兰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10

ISBN 978-7-5327-4342-1

I. 裸… II. ①朴…②金… III. 长篇小说—韩国—现代
IV. 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97466 号

나목

박완서

세계사

本书由韩国文学翻译院支援刊行

图字:09-2006-098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裸 木

[韩]朴婉绪 著

金莲兰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9.5 插页 2 字数 142,000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5,100 册

ISBN 978-7-5327-4342-1/I · 2457

定价:20.00 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56135113

那是一棵过去我在那阴暗的小平房里见过的寒风中的枯木,可是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它不再是枯木,而俨然是一棵裸木。它俩既相似,又截然不同。我同时醒悟到,我不过是匆匆掠过那裸木旁的一个女人,一个无谓地期盼着能有遮风挡雨的绿阴、流连在大树旁的一个不懂事的女孩而已。

一只长着褐色汗毛的手突兀地伸到我鼻子跟前时，另一只手里拿着的护照里面一个长发女郎在灿烂地笑着。

“好看啊。”

其实，这种时候理应做出一些夸张的反应，多吹捧一下顾客。可是，也许是因为下午的疲惫，我却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

站在我面前的魁梧的美国大兵看来比较敏感，他顿时拉下脸，把护照夺也似的拿了过去，放在眼前仔细审视了一番。许久，像是放心了，咧了咧嘴。

我逮住这个机会，迅捷地发挥了职业特长：

“哟，她比我见到的所有女人都漂亮。你真是有福气，该为这么漂亮的爱人画一幅肖像吧。怎么样？画在这漂亮的真丝围巾上面好不好？”

我给他拿了一块角上印有龙的图像的闪亮的人造丝围巾，因为这是我们肖像画部最合算的买卖。

“不。”

他撇撇嘴，晃了晃脑袋，走近玻璃陈列柜，在陈列肖像画面料的各种尺寸的真丝、围巾、手帕当中毫不犹豫地指了指一块巴掌大小的手帕。

“小气鬼……”

看着连画画的工钱总共才三美元的订单，我的脸再次拉了下来，再次不冷不热、公事公办地问清了黑白照片上的头发、眼睛和衣服颜色等事项，记在卡片上。

“什么时候能来取？”

“当然越快越好……最晚后天我们得回到一线啊。”

“又是个麻烦事……”

我想起了塞在抽屉里的积压着的活计，轻轻地飞着眼风，转移了话题：

“短假嘛更得好好快活快活，你说的一线是什么地方？”

“该死的，杨口！”他诅咒般地吐出这几个字，脸庞都扭曲了。

“真辛苦，可这一阵战况怎么样啊？”我觉得有些不好意思，竟然又问了个愚蠢的问题。

他撇撇嘴，做出了洋鬼子特有的耸一耸肩、摊开双臂的动作，意思是“天知道”。我虽然很难堪，但还是不动声色，竭力争取。

“好画得慢慢画呀，为了你们这些大忙人，我们可以代劳替你们邮寄。只要你留下地址，还有邮费……”

“不，用不着寄，这画纯粹是给我自己的……”

“干吗不寄？大家都寄呢……你不想给女朋友带去惊喜？”

突然，他的整个身子好像散发出怪异的性感：

“我、我想把那幅画搂在怀里，就像搂住她本人一样。尽量要快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他扔下皱巴巴的三张美元，带着轻快的节奏甩下一句话走了。

“后天见。”

阴沉的天气加上停电，四个画匠都出不了活。我把刚刚收到的活分在急件抽屉里，倒背着双手穿梭在画匠们中间，时而尖声催促，时而适当地发一发牢骚，最后话里有话地敲打了几次：

“看样子真的不行，天天这样不把人缠死才怪。要跟崔社长商量商量，得多收几个画画的。”

看着他们齐齐地一愣，我似乎感觉到了捏在手里的小鱼徒然的挣扎。

说来也难怪，这四个画匠端着的画肖像这碗饭，真正忙到这份上的也就是美军发饷的月末前后一个星期，此后的日子不断顿就不错了。因为我们都是计件活儿，为了多接哪怕一件活，他们都要瞧我的脸色，而且几乎到卑躬屈膝的地步。

其实，我并不认为我们需要增加什么人手。不过是因为心里烦，朝着他们撒撒气而已，也并不是对他们心存什么恶意。

我称他们为画匠，崔社长有时也怪我没有礼貌，可我这么喊着不过是一来顺口，二来尚未琢磨出更适合他们的称呼，丝毫没有瞧不起他们的意思。

假如说我瞧不起什么人，那就是我恭恭敬敬喊他崔社长的崔万吉了。我上班的这美八军陆军消费合作社一楼，西头大约三分之一是韩国物产商场，都委托给韩国人经营。时逢人人都找不到差使的战争期间，抢一个柜台都很难。我们崔社长口口

声声说,想有个柜台,没有过得硬的后台或手腕做梦去吧。在人们争先恐后铺开百业——手工艺品、玻璃器皿、竹制品、胶鞋、皮革制品、贵金属之后,不用花一分本钱的肖像画部竟然占有了一席之地,这能是平常的手腕吗?这是崔社长引以为豪的事。

不管怎么说,崔万吉招募了几个画画的,在富丽堂皇的陆军消费合作社一楼中央挂出了肖像画部的牌匾,既供给人家饭碗,自己也捞几个钱,还给我开支,而且他无限渴望并喜爱被称做社长。对于这样一个人,我间或以他不感到太寂寞为限,喊他“崔社长”或“社长大人”,而且喊他几次就腹诽几次,以此心里感到和他打了个平手。

电终于来了,却快到了打烊时分。

“他妈的,今天又糟蹋了。”

先是画匠老金有些神经质地将毛笔“哗哗”地浸在黑糊糊的液体里,其他画匠们也缓缓地收拾起画具来。

突然,我有些人迷地望着在辉煌的灯光下展现的对过那个美国商品商场,就像坐在台下仰望舞台一般。

啊,那百看不厌的“美国制造”的华美而诱人的商品,那些背靠着丰富的商品、旁若无人地忙着下班前的化妆的售货小姐们,我喜欢呆呆地望着这个风景。

特别是关门后的这个时候,整天遮挡着视野的黄黄的军装落潮般地退走,清扫工大妈们洒水擦地板的时候,空气变得格外透明,此刻我连对面的小姐们用熟悉的动作拧出来的口红的颜色的细微差别都能辨得一清二楚。

尽管我熟悉那些有着黛安娜金、琳达赵、姝珍郑等异国情调

名字的漂亮小姐们使用的口红颜色的细微差别,但我尚没有跟她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交上朋友。

我总是希望能够找一个陪我回家的伴儿,可这样的伴儿看似将要出现却总也没有出现。特别是下班的时候,密密麻麻挤在通往职工出入口那黑乎乎的长长的走廊上的人们,彼此都能感觉得到对方的体温。在等待站岗的警察搜身的时候,由于恼人的搜身带来的共同的受伤害的感觉,使我们顿时成了亲密的朋友,唠一些一点不见外的嗑,但是这种时候的纽带感觉恰似压缩到气球里的空气,只要走出犹如气球的狭窄的出入口就会烟消云散。

大家显得那样匆忙,匆匆地四散而去,连一声招呼都顾不上打。眼看快到腌制过冬的咸菜的时节,萧瑟的天气省略掉黄昏,已裹入厚实的黑暗当中。

出入门面对的后街很冷僻,连路灯都没有,只有对过小锅面铺的玻璃门依稀有些亮光,却使周围越发显得漆黑一团。

我快步走出黑乎乎的小胡同,来到灯火辉煌的大街上。在以陆军消费合作社为中心急剧扩张起来的杂七杂八的店铺——出售绣着师团或军团徽章的红红绿绿的人造丝围巾、烟嘴、筐箩、黄铜器皿等杂货——的毫不稀奇的店铺中流连着,我尽可能地拖着时间,到了漆黑的角落就气喘吁吁地跑了起来。

可是,即使是号称繁华街的忠武路也尽矗立着黑黢黢的怪物般的建筑物。不是无主的房屋,就是像中央邮电局那样烧得露出天空、徒剩四壁的废墟,在这样的角落里,我不时感到害怕。

黑乎乎的角落让我记起现在还是战时,那个该死的洋鬼子

说的杨口、铁原、文山等地仿佛离我很近，我吓得浑身直打哆嗦。

我想尽可能远离那些地方，至少待在大邱、釜山那种远离战争、家家有灯光、街街人群熙攘的地方。

我带着那忽快忽慢的脚步终于走过了乙支路，从华新路开始我索性一路小跑起来。

穿过没有路灯或店铺等标志性的、如同死亡般沉寂黑暗的韩式瓦房中间那迷宫似的弯弯曲曲的小胡同，我被巨大的恐惧震慑着，于是气喘吁吁地跑着。

终于走近我家，只看得见黑暗的网膜里映入了镶嵌着星星的灰暗的天空，灰暗的天空里，怪异地凸现那被削去一角的我家的屋脊。

每当这时，我的恐惧就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心脏仿佛就要停止跳动。

“妈！妈！”我用劲晃动着门板，直到妈妈出来开门。

“就来，就来，你瞎咋呼什么？”随着根本不理睬女儿焦急的妈妈迟缓而低沉的声音，笨重的大门“吱扭”一声被打开。

“妈妈你也真是的，让你开灯你不开。你看，这里屋外屋整个……”

“你缴得起电费？”

“我不是挣钱了吗？”

“好，好，好，明天我间间点灯，把胡同照得通亮。”

我决不会相信妈妈的话，因为我们日复一日在打这样的嘴仗。

我拉着妈妈的手，穿过长长的门廊，走过中门，走进长着一

棵古老的梧桐树的院子。看不见里屋，因为横着一堵石墙。只有钻过石墙上的小门，才能走到空旷的天井。

不知该不该把长着梧桐树的天井叫做中庭，反正这是盖房的祖先不知怎么设计的真正没用的空间。

在这中庭里，我总会瞥一眼被削去的门房，然后被人追赶似的急急钻过小门，放下妈妈的手，跑进唯一亮着灯的里屋。

妈妈总会无缘无故地“啧啧”两声，没等我的喘息平定，她就会端进饭桌。我闻着熟悉的酱汤味儿，这才真正放下心来。

“您先吃多好……”

妈妈望着我吃大半饭都不动筷，只是呆呆地坐在我的对面，不知怎么的，我产生了一种近似讨厌的感觉。

望着妈妈几乎不出声地、缓慢地动着筷子、怪异地翕动拿掉了假牙的豁牙咧嘴的样子，我感到吃饭是一种令人诅咒的义务，顿时就没了食欲。

我放下筷子，盯着妈妈进食的模样，反复咀嚼着那不可抑制的厌恶。

我讨厌和仇恨妈妈。首先讨厌形成妈妈形象的那暗淡的灰色。白发里窘迫地掺杂着些许黑发，显得整个头发是灰色的，而身上衣服的颜色，也总是那种玷污了的抹布般的灰色。

可是，最让我受不了的还是那灰色的固执——执拗地坚持死不了才活着的生活态度，且一步也不想后退的令人可怕的固执。涌动在我年轻的躯体内的想要享受丰富多彩生活的欲望在这顽强的固执面前正日渐消退。

背靠着灰色的壁纸，面对慵懒地坐着的妈妈那灰暗而固执

的身影和拿掉假牙的嘴闭拢着的难看的模样，我像是逃避似的急忙钻进我的小屋，拧亮了电灯。

大哥赫和二哥旭一起住过的长方形的房间显得十分空旷，电压偏低的三十瓦灯泡显然无法照亮其昏昏晃晃。在四角盘踞着黑暗的暗红的灯光下，我再一次剧烈地颤抖着。我始终无法熟悉这包围着我的阴暗和孤独。

我曾听妈妈说过，从刚认人的时候开始，我看见穿黑衣服的男人就非常认生。这种状态竟然一直到四五岁的时候，这很让妈妈头疼。那时候的黑衣服究竟给了我什么样的感受，如今是猜想不出了，可我仍像是回到幼小的当年，面对孤独这个黑色的巨人，认生和害怕得让人可怜。

据说有些人天生就喜欢孤独，显得比常人高贵而清高；有些人即使达不到这个境界，也会把孤独像饰物挂在身上，或不时地掏出来像含着糖块似的加以回味，可我没有这种随意的才干。

我渴盼着同时喜欢好几个人、好几件事，并钟情于其中的一个人或一件事，不停地享受好多东西。实际上，我就是生活在这种环境中，也是这么活过来的。

“当年有多好……”我就像怀旧的老人喃喃自语着，伸出拇指和食指拨动了一下挂在墙上的吉他最粗的那根弦，阴森的低音笨重地响了起来。曾在旭哥哥手指下发出的明快旋律——难道也是吉他声吗？想起那时的生活整个充满了嘈杂而快乐的音响。不仅是音响。还充满了各种色彩，多彩而绚丽得岌岌可危的各种色彩。

塞满了整个墙壁的杂乱无章的东西——用图钉或横或竖钉

着,不然就斜斜地插着的各种纪念照,放大的明星照、粗线条的素描、还算说得过去的水彩画、明信片、怪物般摇曳的棒球手套、肮脏的柔道服——让再灵验的巫婆也猜不出这个房间主人的嗜好和趣味。

他们总是那么忙碌,我更是像陀螺似的团团转。世界上有着太多的有趣事,惹人喜爱的东西也比比皆是,这使得赫哥哥和旭哥哥眼花缭乱,我跟在他们后面也乐得颠颠的。

我喜欢哥哥那些随时随地闯进来的快活的朋友们,热衷于他们喜爱的体育活动和流行歌曲,跟在他们身后当追星族,而他们又是多么喜欢有着柔软的手和出色烹调技艺的我妈妈呀。

我仔细地打量了满墙杂七杂八的陈列品,再次拨了拨吉他,然后就趴在炕上。

心口处像往常那样,近乎伤食的那种不适又开始闹腾起来。我用趴姿垫上枕头轻轻地压住心口。我明白,那里面涌动着的爱的饥渴有多么可怕。

可是我到底能跟着谁、喜欢谁、喜欢什么东西呢?

我在寻找有喜爱的价值、能入迷的对象,可世界上还有比我的赫哥哥、旭哥哥更有能耐的人吗?

就是对毫不起眼的伙伴,他们也会一边做出踢球的姿势,一边说“那伙计这个还是国家级的呢”;一边伸出大拇指,或一边说“别看那小子外表不起眼,脑袋可是这个”,哄得我对他们肃然起敬,也跟着喜欢起他们来。我是通过我的哥哥们接受和理解世上所有的事情的。

在没有了他们的今天,为什么连我们如此深爱的妈妈都显

得那样的讨厌,令人不忍卒看?

假如赫哥哥和旭哥哥还在,我至少可以从那废人似的金氏那里轻而易举地发现跟塞尚和凡·高的共同点吧。

我再一次用力地按压垫在心口处的枕头,似乎是积聚在那里的咸热的泪水好像被挤压似的涌了出来。

接着,画匠们、崔社长、妈妈、黛安娜金、琳达赵——这些各种各样的人像幻影一般在灰暗的混沌中浮现在我眼前,又渐渐地离我而去,我慢慢沉入了梦乡。

二

“嗨!”

“嗨!”

“早上好!”

“早上好!”

我正穿越在有生气的早晨那充满问候的活跃的商场里,忽见肖像画部那边崔社长扬起一只手在向我招呼。我不知所措地胡乱鞠了个躬。

“您今天好早,今天已经星期六了吗?”我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只好没话找话说。

“你以为我只在算账那天才来吗?我得不时突击检查工作,是不是啊?”

他通常只是在我们一周内挣来的美元被办公室扣去百分之二十的商场租赁费后,魔术般地变为厚厚的韩币的星期六才笑眯眯地来光顾的。

今天明明不是星期六,看来他的心情格外好。他每逢心情不错的时候总想炫耀点什么,你看,不知从哪里听来的新名词,说什么“检查工作”……

崔社长身旁站着一个跟他反差很大的身材魁梧的中年人,

脸上露出腼腆的笑容，套在身上染过色的军装显得很瘦，他的脸庞因善良——一种绝不是迂腐的善良，使他显得仪表堂堂。

他的魁伟的身材和坦荡的表情，使一旁的崔万吉越发显得猥琐，连他那洁净的西装和红色的领带都显得俗气。

我为这绝妙的对照感到愉快，就冲着他们笑了笑，然后打开抽屉找出活儿，按轻重缓急给四个画匠大体地分了分。

“慢着，李小姐！”

“啊？”

“从今天起我们增加了一名画家。”

我不禁一愣，再次打量一下那个人。没想到那个人岁数一大把，竟是个画匠。

“这位是玉熙道君……”

崔万吉装得很随意地拍了拍那魁伟汉子的后背，可惜因为身材太矮小，越发显得可笑。

我昨天恰好随口吓唬过画匠们得多招几个人，没想到不幸而言中，这下倒弄得脱不了干系了。

果然，四个画匠那八只眼睛不约而同地刺得我的脸生疼。

“这几天活也不多……其实四个人……足够……”

我有意让画匠们听见，所以用高嗓门想要提出抗议，可是崔社长赶紧抢过话头。

“咳，你说些什么呀？这肖像部的老板不是我吗？我的初衷就是想尽可能多给那些不幸的艺术家……呃，哪怕多拉扯一个人呢……”

“嘻嘻嘻……”听到这“不幸的艺术家”一词，我不禁笑出了

声来。

每逢招收新的画匠，崔万吉总是口口声声地说什么“不幸的艺术家”，而辞退时却把他们贬为“臭画画的”，这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

“笑什么……啊……你李小姐应该了解我的苦心，遵从我的意思，帮助这些不幸的艺术家们多多创造工作业绩嘛。那揽活还不是全靠李小姐的手腕吗？”

当然，即使画匠增加到十个人，崔社长也毫无影响，僧多粥少，吃亏的只是画匠们本身。我可怜画匠们的处境，所以只好死磨硬缠，不知不觉中摆布美国佬的手腕变得很是见长。

崔万吉就是盯住了这一点悄悄地增加人手。不管怎么说，画匠越多，生意跟着水涨船高，崔万吉的腰包也就鼓得更快嘛。

对新来的画匠产生的一点点好感，就这样可笑地消失了。因为归根结底这魁伟的汉子也不过是挂在我肩头的又一个包袱而已。

“李小姐。”崔社长突然耳语般地小声叫了我，说，“我说李小姐，你也得学会打扮打扮啊。浪一点野一点，闹好了在这商场一眼叫人看上呢。”

这个男人到底要叫我干什么？这样看来，这个男人是落在我身上的抖落不掉的沉重的包袱。

“李小姐，我还有事，得走了，啊……怎么说呢，你先给他弄个座，再跟管理员说说，弄个临时通行证吧，拜托了。”

我从放抹布、水桶、脸盆等杂物的壁墙后面找出一张旧椅子递给了他。